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采真譯

采眞譯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樸社出版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編譯者 采真

出版者 樸社

發行者

北京景山東
樸社出版經理部
街十七號

外埠酌加郵費

實價大洋伍角正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

序言

本冊包括我三四年來所譯底以及幾篇自著底論文，因為牠們底思想直到而今尙爲我重視，所以現在彙集起來，供獻給與我有同好底讀者。

在譯完一篇文章，遇到有感興時，即在譯文之後加上一條狗尾巴；因為牠們可以代表我當時對於那篇文章底印象，所以這時仍保留牠們。

法國渡的來爾底那三篇本是散文詩，因為我很喜歡牠們底思想，所以也冒了論文底牌，收在這裏。

我自己所寫底那幾篇，因為與上邊底文章多少有點關係，所以也收攏來，決沒有必要與外國底文豪們，坐同一的板凳。

書中底，的，地三字用法不同。底是跟着名詞與代名詞底；的是跟着形容詞底；地是跟着助動詞底。這是爲繙譯時一種方便之計，爲使文字在一句底構造上

底地位格外明顯。

。

對於爲我校正譯稿底周作人先生，景天兄，天耀兄，我都表示十二分底感激

一九二七·一·十四·北京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目錄

我所見之牛津大學

Stephen Leacock

文學會底性質

William Mathews

一本書

William Mathews

論愛情在英國詩歌中底地位

Lafradio Hearn

不可勝過的困難

Lafradio Hearn

研究學問底態度

Nameal Johnson

希臘底遺產

T. Barker

聽官與記憶

Lewis Chase

目錄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

Lewis Chase

幾個苦命詩人底軼事

Oliver Goldsmith

2

英人對於書籍底輕忽

John Ruskin

現在底享樂

Thomas Walker

糕

Pierre Baudelaire

隨便哪裏祇要離開這個世界

Pierre Baudelaire

當沈醉

Pierre Baudelaire

我之繙譯觀

文學底繙讀與賞鑒

介紹 How to Read Aloud

我們如何賞鑒詩

對於譯我默詩底商榷

我所見之牛津大學

我私人的職業是一個大學教授，我對於英國底教育制度自然是很感興趣。所以特地到牛津去了一次，把那個學校作了一個詳細的考查。一天底下午四時我到了那裏，住在米特飯店（Mitre Hotel）內，直到次日上午十一時我纔離去。這其間的時候，除了爲該校學生演講一小時外，其餘的都用在考查那個偉大的學校上。我於一九〇七年曾來過牛津，同阿慕瑞大佐（Colonel L. F. Amery）在衆聖堂（All Souls）裡過了一個星期日；我說上這個的時候，你們便會立刻明白：我對於牛津見解，是根據我十四年來底觀察底。

無論如何，我至少能够這樣說：我認識了這個英國底大學，是我之回想和評判底一個好的根據，正如英國底許多批評者來到我們這裡——美國——是他們底一個好的根據一樣。我知道有一位英國有名的著作家，在一天上午來到哈佛大學

，同羅威路校長（President Lovell）吃點心，隨後就寫了一大篇「美國高等教育之優劣」。我又知道別一位著作家到哈佛，同羅校長吃點心，於是寫了一整本「美國切實學風之衰頹」。或者拿我們自己底大學——來說。我記得克甫霖先生（Mr. Tudyant Kipling）來到我們這兒的時候，在下午兩點半底演講會內，他對學生說：『你們諸位這裡有一個偉大的學校』。但是他從那裏得來這句斷語呢？就我所知，他不過在校旁馬克菲爾爵士（Sir Andrew Macphail）家裏同他吸了一上午紙煙罷了。我若再說上他不肯到古生物學陳列所去參觀，他一點沒看見我們新的水動學底器具，及家政學底班課，那末，他所說底我們這裏有一個偉大的學校這一句話似乎有些淺薄了。此外，爲要減輕這句話底淺薄的程度，我還可以並提米魯額爾伯爵（Lord Milner）底斷語：『馬克基爾真是一個高尚的大學』，以及威爾士底太子底脫口而出的稱讚：『馬克基爾有一個光榮的將來』，當我們送給他一個法學博士學位底時候。

這些不用思想底斷判在我看來對於我們底大學是有害無益底。所以我定意見我所要說關於牛津底話，必須都根據我住在米特飯店時候底實地的觀察與真正的考查。

有這種經驗作根據，我纔預備說以下積極的與著重的話。

牛津是一個高尚的大學。牠有過去的偉大的歷史。牠是現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牠要有偉大的將來也是十分可能底。牠所訓練出來底真正的學者比世界任何處底都好。牠底方法是古舊底。牠不注重科學。牠有永不教書的教授與永不學習的學生。牠沒有秩序，佈置，系統。牠底課程定得很笨。牠不顧目前。牠沒有國家底立法機關指示牠如何教授，但是牠自己却知道怎樣教法。不論我們喜歡牠不，牛津對於牠底學生總是有些供獻，他所供獻給學生底一種生活及思想底方法，是美國今日能與牠爭勝，而比不上底。

如果有人疑惑這個，請他親身到米特飯店裡住一下（住一間查理第一時代底

有護壁板底寢室是十先令六辨士），看看是不是這樣。

當你注意到學生工作所在的可憐的環境時，牛津底這些特殊的成績便更令你驚異了。他們因為缺少建築費，於是不得不繼續在數世紀前底房舍裡工作。在瓦得哈姆大學（Wadham College）底校舍從一六〇五年就沒有修理過。在墨爾敦（Merton）及馬達倫（Macclesfield）底學校裡，學生仍住在十四世紀所建底古舊的房舍內。在基督敎會大學內，有人曾指示我一所一五二五年吳路思主教（Cardinal Wolsey）出資所建底廚房。這話固然似乎有些離奇，但除此之外再沒有旁的地方可以烹飪，所以至今仍是不得不用甌。在我看見這所廚房底那一天，有四個厨役正很忙地燻烤一頭闊牛，完全為學生飯食用底——按着所用底火爐底大小，我以為至少是做那樁事底；不過那也許不是一頭闊牛，或者是一頭牝牛。在一個十二尺長六尺寬五寸厚底大板大桌上，又有兩個厨役圍了一大塊點心。我估量甌有三尺多大。自從亨利王第八以來，牛津底倒運的學生就是這樣生活了。我不自禁

地想起我在芝加哥做學生底時候，我所慣於去底村林路（College Grove Avenue）上底小飯館，或是在唐瑞都（Toronto）那裏學生飯廳內漂亮的小房間；和牛津底這種情形一比，真不知相去多遠！自然，在那個時候，亨利第八從來沒有在唐瑞都大學裏住過哩。

也是因為缺少建築費，使牛津底學生不得不住在十六七世紀底舊宿舍裡。按名義上這些房子叫做「堂」，「廳」，「齋」，但是若和我上學時所住底屋子來比，我不能不叫牠爲平常宿舍。有許多宿舍裡底樓梯都被十代底學生底腳踏破了；窗棧上有很小的方塊玻璃；更有舊的名字亂刻在石頭上；極密的長春藤蓋滿了牆垣。在聖約翰大學底宿舍是一五五五年建築底，在伯瑞斯奧斯（Brisworth）底宿舍是一五〇九建築底。如果有幾十萬鎊錢，便可以拆去舊的校舍，重建這乾淨的鋼骨磚造底樓房，像紐約城聖乃克達得（St. Nicholas）底師範學校，或芒推爾（Montreal）城關路街（Leal street）底高級學校一樣。但是任什麼也沒有辦到。去

年秋天雖然真試着將長春藤挪開，但是未能成功，結果乃仍讓牠生長。無論誰都會告訴他們說，僅僅將長春藤挪開斷不能使牛津華麗，除非同時也將石頭上底刻字除淨，設置鋼做底太平梯，並使宿舍真成爲現代底。

然而亨利第八死了，什麼也沒有辦。雖然牛津底校舍傾頽，避火具缺少，空氣不流通，不大講衛生，也沒有現代便利的廚房，但是我堅信，就這樣牛津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學校。我承認這句話有點走極端，必須加以解釋。在人數上，牛津若和米尼索達 (Minnesota) 省立大學底比起來，自然少的多，而且在經濟上相比也窮的多。牠比唐瑞都 (Toronto) 大學底人數也少。若將哥倫比亞 大學二萬六千學生同牛津底人數相提並論，却覺得是很可笑的了。在經費一點上說，芝加哥大學每年需三千萬，哥倫比亞 需三千五百萬元，哈佛 需四千三百萬元，牛津若和牠們相比，似乎一點地位都沒有了。說也奇怪，牛津其實不是沒有地位。牠自己有特別的進行底方法，似乎每次都能達到牠底目的。所以考查牛津底特長之

如何發生，對於我這好學底人極是有興趣底一樁事情了。

牛津底長處倒不是因為抽底課程中有什麼特點。見慣了美國及加拿大大學裡盛行的模範課程底人都要覺得牛津底課程真是很可笑底。抽底應用科學底課程比美國神學校底還要少。牛津底教授中在白天見了自動機便會認得底恐怕沒有一個。牛津底學生不學化學，物理，熱學，鑄造，電線，煤氣，或者使用火把。無論任何美國大學生都能開汽車，拆解汽油機，安置洗衣機，修補破電鈴，以至一個火爐壞了他也能說出一種內行家底意見來。有這些能幹纔標明他是一個大學生，纔使他底父母有些得意的神氣。然而在這些事上，牛津底學生不過是一種「清客」(Amateur)罷了。

這固然是糟極了。不過最後有人會說這僅是教育上底機械的一方面。誠然，但是你要在牛津找訓練文質彬彬底學生底課程，也一點找不到。在我們美國人覺得這是很奇怪的：牛津裡面沒有家政，貿易，廣告，比較宗教，出版業之勢力，

一類底課程。關於人類行為，利他主義，利己主義，飼養野獸等科目，任什麼演講都沒有。顯然是牛津底學生不學這些東西。這樣使他們與我們美國底教育相去很遠了。有一次我們問到我們一個著名的大學底四年生，『今年你學底什麼？』他回道，『今年我還底貿易法與宗教。』這位少年底訓練必使他成就一個正直的商人，不然，便一無所成。在牛津這兒貿易法是沒有的，宗教也不過教點新約就算了。這些事你看得越多，你便越驚疑牛津會有什麼成就。

若再拿教授底演講同美國底一比，便更相差很遠了。在加拿大及美國底大學內，演講是學生訓練上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部分。我屢次聽到我自己底大學底畢業生說，他們從演講上所得底差不多與從運動及各種學會中所得底一般多。簡而言之，講演是我們一部分底大學生活。在牛津却不然了。我知道這裏也有演講，也可以聽，但是沒什麼價值，而且與發達學生底心思上沒什麼關係。一位加拿大底學生對我說，『這兒底演講簡直是糟糕！』我又問別一個學生這話是否實在，他

說，『糟不糟我不知道，但是這裏的演講的確腐敗。』也有旁的人說，演講是不關重要的；沒有人聽那個的；那算不得怎麼一回事；你願意聽時也可以去聽；聽也沒什麼害處。

進一步說，牛津底教授不長於演講。假如必須演講時，他們也上台；如果沒有，於他們底感情並無傷。他祇是等着，休息他底腦筋，等到後來學生請他去演講。牛津這樣休息腦筋底教授有休息三十多年的；他們這樣積蓄的腦力據說是很強大的哩。

我找着了牛津所以成其爲偉大底奧祕底鑰匙，是在導師（Tutor）底工作上。人人都承認學生們所知道底都是從他們底導師，或是同他們底導師學得底。不過他教導的方法却有點奇怪。一個學生說，『我們到他屋裏去，他就點着烟斗對我們談話。』別一個說：『我們圍着他坐下，他僅是抽烟，並同我們將功課溫習一遍。』從這種以及旁種證據上，我得知牛津導師所做底，就是聚集少數學生，而

對他們吸煙。凡是有系統地被薰了四年底人，便會做一個成熟的大學生。有不信底儘管到牛津去，他便可以實地看見這種進行。一個受薰習得很好底人底言談寫作，都帶美感，這是不能從旁處學得來底。

我以上所說底似乎是對於牛津底教授有所批評，其實我並沒有這樣居心。我對於牛津底教授及他們全部底態度，祇有深深的敬服。這裡的確是美國今日對於教授底觀念與英國底之最大的不同處。從前在朗法羅（H. W. Longfellow）及伯瑞恩（W. C. Bryant）作教授底時候，我們曾有過英國對於教授觀念：一位教授是一個可敬的人，有雪白的海下濤垂至胸前。他應在庭院內踱來踱去，忘掉圍繞著他底世界。如果你向他點頭，他會看不見你。錢財上底事他是一點不知道；生意上底更糊塗。他是，如他底「托事」（Trustees）很驕傲地說底，『一個孩子。』

在別一方面，他內心蓄藏著的學問之淵深，幾乎沒底。這種學問對於任何人